

中国当代作家新作

寡居

奚华 / 著

碧水生波

红杏出墙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寡居

碧水生波 红杏出墙

奚华 / 著



I 247.5
2831

5B140/p.1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寡居/奚华著.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0.1

ISBN 7-104-01236-2

I. 寡… II. 奚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0161 号

寡 居

奚 华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印刷

25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1.5 印张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-104-01236-2 / I·498

定价: 19.80 元

内容提要

高老庄里的高菊娃和丈夫蔡老黑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年轻的高菊娃与村长陈之路、蔬菜公司总经理王文龙，以及苏红等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。于是演绎出市场经济冲击波下婚姻与爱情、性爱与情爱的一场场悲欢离合的故事。高层次的情感冲突，碰撞出爱与恨、情与法、生与死、灵与肉的广阔生活画卷。

浓郁的山村气息和强烈的现代意识，栩栩如生地体现出九十年代特有的社会面貌和世态风情，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永恒魅力。

第一章

高老庄是个四周山峦迭嶂的地方，别说在国家的版图上找不到，在省地的版图上也被忽略了，对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偏僻角落，就是县里和乡里的干部都很少光顾，若不是要我来挖掘高老庄尽头那小院子的典型材料，我决不会这么傻来折腾坐惯了办公室的光滑洁白的两条腿。我汗水淋淋地爬在蜿蜒的山路上，远望着座落在杳晃里一间间灰蒙蒙的小木屋，心想起《西游记》里的猪八戒也是高老庄里的人，西天取经路上，动不动就要回去，便觉得暗自发笑。

突然，阴森森的树林里闪出一个蓬头垢面的高瘦男人，他猛地伸出双臂狂笑着向我扑来。我因钻进山林慢了半拍，胸部紧紧地被他捏住了，我疼痛得咬着他的手，他嗷嗷地叫着把那只邪恶的手缩到胸前颤抖着。我拼命地跑进黑黢黢的森林，身后传来了他那可怜巴巴的凄凉喊声“雪凤……你等等我……别跑，等等我……你怎么甩掉我，你好狠心呀！雪凤，你等等我等等我……”

我汗流浃背地穿过一片树林，才停下来喘了一口气，张望着四周，不见他的身影，只有枯黄的焦叶“啪哒啪哒”一声声

落在我的身前身后，但是我决不会由于那叶子枯黄而感到它轻飘，失去生命的分量，它们犹如一声声凝重的叹息，沉甸甸落在地上，压抑着我的心情，我想那人恐怕是桃花癩吧，多危险呀！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，急匆匆地跑进高老庄，庄里的村民们乱哄哄的，有四个穿白大褂女医生主持做B超手术，大老警挨家通知，并再三说明计划生育是国策，抗拒者罚款。有的妇女一看这阵势就乖乖地做B超的做B超手术的动手术，大老警叩开虎娘家门，虎娘堵着院门两手叉腰瞪着眼睛说：“你们不要三天两头逼我去做绝育手术，我生了三个囡。”

“男女一样嘛。”大老警说。

“咋一样法，为啥男人不会大肚皮生孩子？女人还得在男人身下睡觉？”

“这是生理上的自然规律。”

“我总是生囡，这叫啥规律？你说说生男孩的规律在哪？”

“在你老公身上。”

“那你有本事，就给我老公动手术。我身体有病又是哺乳期妇女，我死也不动。”

“那我去请工作人员来啦！”大老警咕嘟着就走了。

天已近黄昏，太阳慢慢地钻进薄薄的云层，变成了一个红红的圆球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们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起来。

高老庄的妇女主任高菊娃，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，剪着短发，身材粗壮，胸脯分外丰硕。她兴冲冲地带着十多个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来到虎娘家，村民们看热闹围着院子。但不见虎

娘，只有虎娘丈夫林海虎在家。

高菊娃睁大眼睛像扫描器似的扫着院子说：“林海虎，你超生了两个孩子非绝育不可。虎娘呢？”

林海虎说：“我老婆身子骨吃不消，人也出山去了。”

高菊娃说：“那你就绝育吧，男人一刀下去方便。”

林海虎说：“要动就动你的老公。”

说来说去就是这么几句话。大老警看了看突击队员，戴大盖帽的突击队员就宣布：现在高老庄村民虎娘违反计划生育国策，本队强制执行……

大老警用电棍一指屋门说：“搬家具吧？”

林海虎咆哮道：“你们搬吧，反正我决不会动手术，男人动了不能干重活啦！”

有人答：“那你快喊婆娘绝育吧！”

“不，我婆娘的肚子比这破旧家什还值钱啦。唉，这穷日子真没法过了，养家糊口把老爹的棺材板都卖啦！要是生活不到不得已的时候，谁敢动老人的心头肉呢。”

高菊娃笑道：“这都是你自作自受，要是你少生优生，家里不会穷。”

“穷、穷、穷，全为了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子。我就是先生二十个囡，也要承受下去，非要生个儿子不可！”

“呱”的一声屋子里的婴儿啼哭了，接着另两个幼小的女儿哭着跨出门户，朝着猪圈哭喊着叫妈妈。

林海虎愤怒地举起手，“啪”的一声打在大女儿的身上吼吓：

“哭啥，滚，你们给我滚！”他又举手要打二女儿。

高菊娃眼明手快地冲上去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小女孩，林海虎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，“啪”的一声抽了高菊娃一个耳刮子。

几个工作队员猛地冲上去抓住林海虎厉声道：“你们违反计划生育，还打人！抓起来。”

林海虎挣扎着高嚷：“我是打自己孩子，可打错了人。你们抓了我，我也不怕，监狱里管饭，你们抓吧，抓吧！”

“妈妈，我要妈妈……”两个女儿哭喊着，异口同声地喊妈妈。

虎娘“噌”的一声，从猪圈里蹿了出来，抱起两个女孩进了屋，反过身子依着一扇敞开的门死死挡住门口，护住孩子。

一个工作队员盯着虎娘的肚子说：“你肚子咋这么大？不是怀孕，是啥？”

“怀屁的孕。”虎娘一把从裤裆里取出一块血淋淋的破布说，“怀孕了，有这么多月经吗？我没有怀孕，你们快走吧！哼，养活孩子，穷得连买纸都没钱。”

一个中年的女医生盯着血破布仔细地瞧了瞧说：“虎娘，你胖肚子里有病，月经颜色变紫色啦！”

虎娘虎视眈眈地瞪着女医生道：“你们别骗我上手术台绝育，你们还不走，我就跟你们拼。”她便冲出门立在工作队员们的中间，撒泼地脱了衣服怒叫：“你们还敢动手术吗！”

四五个男工作队员慌忙躲在院外喊：“大老警，大老警。你的电棍子，电棍子！”

大老警转过身闭着眼睛用电警棍往虎娘身上一杵说：“你不要乱撒泼，快穿上。”

高菊娃脑门上直冒汗，两手不住地搓着，四个女医生向她递了一个眼色，她们蜂拥而上逮住虎娘就往屋里拉。

林海虎气愤得把上衣一脱扔在地上，猛地冲到猪圈旁拿起一把钉耙，光着两臂高高举起来吼喊：“谁动我婆娘的肚子，我就要跟谁拼命，拼命！”

大老警闪着身子蹿到林海虎身后，用电棍往他后背一杵，他猝不及防，即刻感到整个身体像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，周身当即失去控制。

不一会儿，医生们就给虎娘做了B超检查，告诉林海虎，他婆娘肚子里有饭碗大的一块肿瘤。

围观着的都惊讶了说：“敢情是真的呀。”

林海虎也大吃一惊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半晌只好同意给虎娘摘除肿瘤并做绝育手术。

虎娘躺在床上边呻吟边骂：“狗娘生的丈夫，你不是把我当人，而只当生育的机器，还要我再生。哼，这次若不知道，我的老命全搭进去了啦。恶毒呀，狗娘生的。”

众人都乐了。

高菊娃说：“咋样？还是计划生育好吧，不动手术肿瘤在发展，生命就危险啦！”

她一只手撩起掉在脸上的一束头发夹在耳根上，那双黑漆一般闪亮的眼睛朝我这边望了望。突然，她高喊了一声：“李娟！”

她喜出望外地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哎哟哟，你咋不叫学生娃带个口信来？”

“来不及，市里急着要材料。”我深情地凝望着她答。

她亲昵地挽着我的胳膊，我立即闻到了她身上那种潮湿苦涩的泥土气息和谷米甘甜的气味，唤起我心灵深处一种熟悉而亲切的对劳动者的崇高敬意。她说：“计划生育工作是我们村的老大难。”有一次，乡里发动全村妇女去做B超。高菊娃只得挨家挨户去发动，有儿子的人家不说啥，没儿子的因户又酝酿起不满的情绪，有人就找到支书，提出应该调换一个妇女主任。她得知后，闷在家晒了两天腌菜干，准备到街上去卖。想避避这股风，又可以给家里挣钱，不料支书找上门来说：“高菊娃，你再不带妇女去做B超，我就点名批评你啦。”她看着自己那些腌菜干咬咬牙说：“不做就强制执行！”支书说：“那你就请人吧。”她放弃了去街上卖腌菜，立即去当街喊了两遍，说再不去做B超，就请计划生育工作队来执行了，有些妇女就去计生站做B超了。近四十岁的虎娘，过去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吃一顿饿三餐，没法女扮男装去街头卖艺，一手劈开砖头，肚子一挺能压块大石板，几个汉子高高举着铁锤猛地一敲，石板四分五裂，可她肚子上没留一丁点儿伤痕。村里的男人也怕她几分，说她真像一只母老虎，便叫她虎娘。此时，她又犯了虎脾气，说啥也不去。一些人看有人打头阵，就跟着瞎搅和，说这个村没带妇女去杭州西湖游玩就不去，不带领妇女办‘三八’木珠厂就不去。一会儿，广播喇叭响起来了，传出了乡长宏亮的声音。全乡各

位妇女们：请速来乡计生站做B超，超过期限加倍罚款。特别是高老庄妇女，高老庄的妇女主任干啥去啦！就算你们村妇女来得最少。连说两遍，嘎巴一声闭了。

高菊娃听后脸色变白，心想当穷村妇女主任没啥当头，无钱无权，一会儿上级妇联安排一次活动，布置一个任务；一会儿党委安排一项工作突出一段时间，政府让你办一件事，弄得跑断腿，磨破嘴，累坏腰穷于应付，成了应声筒干部啦。特别是为计划生育这事真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！昨天支书找上门责问，今天一早乡长又在广播里批评她，还要挨妇女们抱怨，可计划生育是国策呀！这件工作不做好，旁的事等于白做，自己就是当典型先进在大庭广众面前身上也玷污了。她这样一想就跑到乡里，就请了计划生育突击队，还有负责这几个村治安的乡派出所大老警。

我们走进篱笆墙借着小木房微弱的灯光，我看见大黄狗蹦蹦跳跳地走到凉棚下，伏在一具油汪汪的红棺材旁。凉棚上爬满了伸展的绿色夹带着黄色的葫芦藤叶，上百只葫芦沉甸甸地阴蔽在凉棚下垂挂着，离凉棚不远处的一头黄牛趴在地上悠然自得地睡着觉。小木房前种着一串红、野菊花、野冠花，连缀成一起，组成五颜六色的图案。

高菊娃拉着我的手走进窝灶后面那间用木架隔着的阴暗小房子。只见蔡老黑躺在一张油漆剥落的床上，露出像农药瓶上张贴着的骷髅头颅，脸皮仿佛被干冷的秋风吹了似的皱皱巴巴，

苍白的脸上和胳膊上都蒙上了斑驳的阴影，他正呼噜噜地睡着。我示意高菊娃不要打扰他，我望着挂在床头上的一只破铜锣说：“这破玩意儿挂着干啥？”高菊娃悄悄地告诉我，破铜锣是蔡老黑的专用品，他一敲铜锣，高菊娃就立即赶到他床前服侍。

高菊娃拉着我的手进了厨房，她要烧饭给我吃。当她掀起锅盖，几只蟑螂从锅里蹿了出来。她在水缸里舀了一勺水倒入锅中冲了冲，煮了一碗白糖伴蛋花让我吃，我才意识到的确已经饥肠辘辘，接过蛋花坐在长板上喝了一口，假惺惺地要推给蔡老黑吃。高菊娃说他已经吃了，便坐在灶堂木凳上，用火钳从灰堆里夹出几株烤得又黑又黄的白薯问我要不要。我说喜欢吃白薯，她用火钳夹给我一块白薯。当我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突然，貌如猪八戒的刘阿斗和他年轻美貌的妻子跃妹，吵吵闹闹地进了院子，跃妹高嚷：“不，我们做的是人工授精。”

刘阿斗手拿酒瓶勃然变色，借着酒劲蹿起来往院门上一拍：“你……你这长舌婆，瞎讲啥人工授精。”

跃妹见刘阿斗朝她发火，喉咙一下子噎住了，她把脸转过去泪水涌上来。她气愤地嚷道：“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你本来就是個不中看不中用的男人，自己不行，还硬充好汉？”

“你？天生的贱货！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”一股男子汉大丈夫的血气涌上刘阿斗的心头，他血充两眼高嚷着，接着便“咕咚咕咚”拿着一瓶酒喝，醉得厉害。跃妹十分清醒，她最恨别人骂她贱货，引伸她过去那段不光彩的历史。于是，她也就话赶话，专朝着丈夫心灵深处的疼处戳：“你天生的废物，站着不

够高，躺着不够长，我嫁给你就够丢人现眼的了，没想到你还蚂蚁戴眼镜充大脸！”

刘阿斗顿时气得五内俱焚嗷嗷叫着：“你，你这贱货。”他举起酒瓶冲着她又嚷，“我要打死你这个小妖精。”

跃妹猛地站起，以身高优势猛推了他一把，“扑通”一声刘阿斗倒在地上。

高菊娃慌忙把他扶了起来，刘阿斗嚷道：“哼，真没想到这贱货要死啦！”

跃妹自从生了儿子，便觉得为刘阿斗立了一大功，这个矮子理应把自己当神仙供着，没想到他竟当着大家的面打骂她，这是她怎么也不能忍受的。再加上结婚两年来，她的腰板也渐渐硬了起来，从他手中挖来了不少积蓄，足以支撑自己和儿子今后的生活，她火冒三丈地蹦起来：“刘阿斗，我要抱走儿子与你离婚。”说完，她就像风一样卷出了门。

“儿子是属于我的，你别想抱走！”刘阿斗弹着两条粗矮的腿蹦了出去。

我呆愣愣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，心里泛起一丝惆怅，跃妹这样好端端的美人胚嫁给矮子，不是要破坏了优生优育的计划生育国策了吗？为什么一朵鲜艳的花要插在牛屎上呢？难道是为了显示出她的妖艳？她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？但我又想爱情是心灵撞击的火花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每一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，被爱者并不意味着自己的“身份”高人一等，爱者也并不比被爱者“低一等”呀！正当我准备问高菊娃，跃妹

为什么要嫁给刘阿斗？忽然，一个酒气冲天的彪形大汉，闯进院子，身后跟着一只摇着尾巴的大黄狗，毫无疑问这人常来这里，便与大黄狗混得烂熟。

我仔细地一瞧惊诧地嚷道：“陈村长，快坐！”

陈之路却不坐，瞪着死鱼眼，手一挥说：“去掉！”

“去掉什么？”我困惑不解地皱起眉头问。

“闪光！”陈之路歪歪扭扭地晃到高菊娃身旁。

我莫名其妙地凝望他们，高菊娃说：“酒后糊话。村长，你明早出远门，老婆把你灌得醉蒙蒙，等酒劲上来好亲热哩。”

“亲热个屁！”陈之路说着就像一个沉重的麻袋“扑通”一声巨响，仰面朝天地倒在灶堂的柴堆上，二条又长又粗的腿叉开，那是一副铁打的身子！骨骼粗大，肌肉饱满，他身上的每一块地方都充盈着力量与野蛮。可以用四个字形容：力壮如牛。

我望着村长粗壮的身材说：“菊娃，村长真是铁打的腱子骨。”

高菊娃用睫毛长长的大眼睛，撩人地一下一下瞟着村长：“他明天就要出远门了。”

“村长为什么要出门？”我漠然地望着她。

高菊娃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城市改革开放，实现自动化和机械化。我们乡下呢？责任田包产到户，农业机械化成了泡影，老百姓田间劳动，更加走向原始化了。于是，村长外出打工，要给乡亲们带个头，走劳务输出的致富路。”高菊娃笑了笑说，“村长说关山阻隔的高老庄靠几把锄头在祖祖辈辈挖过的黑土

地里翻来覆去，能翻出金灿灿的铜钱来嘛？加上每人两亩半责任田几个月时间就耕种收获了，不出去挣钱捆在村里才是傻瓜呢！”

“包产到户政策好，多余的劳动力能输出去，不会吊在田地里等死。”我咬了一口甜甜的白薯。

“包产到户的好政策，我们都很拥护。”高菊娃毫不迟疑地答道。

我一边喝着鸡蛋花一边开心地笑着说：“你们这个穷山村，走劳务输出的路子才是对的。”

高菊娃渴望的目光射在陈之路的身上，喃喃地说，“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路，希图个啥？还不是吃碗饭喝点油水。”

我爽朗地说：“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，应该赚更多的钱奔小康。”

“蔡老黑要是身子骨硬朗，我就去外面闯闯，当保姆、做小工、扫大街、搬货物，都比挖田坑强。哎……”高菊娃把后面的话堵在喉咙里，用那松散而迷蒙的目光望着我。

我懂得她后面话中的意思，不愿伤她的心，着力转变话题但一时又想不起来，当我眼光触到墙上贴着她孩子的十几张奖状，我拍了拍高菊娃的肩欣喜地问：“你儿子呢？”

高菊娃双眸吐辉，洋溢出感人的母爱，她抿嘴一笑说：“儿子考上重点中学，在县城读书。”

“你有这样的好孩子，我为你高兴。”我指着墙壁上的奖状，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：“你儿子将来是国家栋梁呀！”

高菊娃灿烂地笑着：“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。”

“你有这样的好孩子应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，钱是身外之物。”我微笑着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背。

高菊娃仰仰头，泪水迷蒙了她的眼睛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：“是的，钱是身外之物。”

我心想在高菊娃贫困的生活面前，提起钱财和富有她一定会很难受，便把话锋一转：“你的专题片‘心灵闪光的妻子’播放后，反响很大。县烟草公司经理和他妻子是同窗好友，婚后不久，妻子患了风湿病落得个半身不遂。他想抛弃她，并与本单位的有夫之妻有暧昧的关系，两家纷纷闹离婚。可观看了你的专题片后，触动了他的灵魂，与妻子重归于好。高菊娃，你十几年如一日服侍丈夫毫无怨言真了不起。”

高菊娃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老公老婆是应该的。”便催村长快起来。陈之路打了一个呵欠，睁开血红的眼睛茫然地望着我们。高菊娃捅了一下陈之路的后背：“醉鬼，你婆娘找上门来啦！还不给我快走。”

“我老婆没有这种胆量，你们知道嘛，啥叫丈夫？”陈之路揉揉他惺忪的红眼睛说。

我说：“请你解释一下。”

陈之路说：“丈夫丈夫，就是一丈之内是夫，一丈之外不是夫了。”

乐得大家哈哈地大笑了。

“你还笑，回家晚了，别让你老婆将姨子帽戴给我。”高菊

娃娇嗔地说。

陈之路的眼睛里泛出一丝淫光，射到高菊娃的脸上。突然，他惊叫起来：“菊娃，蚊子叮在你的脸上了。”

高菊娃伸手往自己脸上一拍：“九月半，山村蚊子像穿鞋钻，钻得真疼。”

一只长脚蚊子从高菊娃的脸上掉在陈之路的背上。陈之路憨厚地笑笑：“菊娃，你满身肉香，蚊子爱叮，我这黑锅底脸蚊子咬也懒得咬。”

高菊娃在他的背上擂了一拳说：“你黑不溜秋蚊子不敢咬，你婆娘啃着你可不放。”

陈之路身子一蹦叫起来道：“你这个短命的烂舌头，我折了你。”

“你敢折，看是谁保护我！睁开你的兔子眼吧！”高菊娃翘着下巴朝陈之路嘻嘻笑。

“好眼熟。”陈之路抬起那双红红的醉眼细细地打量着我，恍然大悟地说，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县妇联李娟。菊娃，怪不得你烂舌头乱咬人。有《妇女保障法》，怎么就没有我们男子保障法，这太不公平。”

“你是一村之长，高高在上，还要保护啥？”高菊娃娇笑着望着陈之路。

“小李子，高老庄的妇女已爬到我们男人头上啦！”

高菊娃笑盈盈地说：“听我说呀。村长，我们怎敢爬到你的头上来呀！”